

端 x 华尔街日报 广场

## 年轻男性纷纷放弃上大学，美国高校性别比严重失衡

美国两年制及四年制高校中，如今的男生人数大大少于女生人数，且差距达到史上之最。



2021年8月26日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第53届毕业典礼期间。摄：Craig F. Walker/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WSJ

华尔街日报 (+)

华尔街日报记者 Douglas Belkin | 2021-11-17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如此多美国男性放弃了高等教育，以至于现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男生数量大大落后于女生数量，差距之大前所未有。

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美国学生信息交换中心（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的在校学生数据显示，2020至2021学年结束时，美国高校中在校女生占比达到59.5%的纪录高位，而男生占比仅为40.5%。与五年前相比，美国高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减少了150万，减少的71%都是男生。

在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中，这种教育差距都存在，过去40年来一直缓慢扩大。毕业人数上的性别差异就更为明显：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2012年开始就读四年制大学的美国女生中，有65%的人在六年后、也就是2018年之前拿到了学位，相比之下，同期能拿到学位的男生只有59%。

美国学生信息交换中心下属研究中心执行董事道格拉斯·夏皮罗（Douglas Shapiro）说，如果这一趋势延续，未来数年，大学文凭获得者中的男女比例将达到1：2。

目前还没有看到逆转迹象。根据非营利机构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的数据，与上一学年相比，2021至2022学年大学申请者中女性对男性的数量优势扩大了近一个百分点，女性与男性申请人数分别为3805978和2815810。该机构向900多所学校传送入学申请。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女性在美国大学适龄人口中的占比为49%。

佩尔高等教育机会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简称：佩尔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托马斯·莫特森（Thomas Mortenson）说，“男性落后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该组织旨在为大学生中的低收入群体、残疾人以及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眼下，在种族和性别平等问题引发社会辩论之际，美国高校也被卷入其中，与此同时，它还在努力减少校园里针对女性的性侵犯及性骚扰。这样的背景下，就如何缓解男性退出高等教育的现象，美国高校还没能达成一致。尽管有些学校已悄然推出新方案，试图招收更多男生，但校园里很少有人支持动用资源来提高男生的出勤率和留校率。

美国学生信息交换中心的数据显示，非营利类高校中，学生性别差异最大的是四年制私立学校，2020至2021学年，女生比例平均扩大至61%，创下纪录之最。一些学校在发放录取通知时增加了男生占比，试图更好地平衡男女比例。

“会有刻意偏向男生的现象吗？绝对会有。”大学招生顾问詹妮弗·德拉哈蒂（Jennifer Delahunty）说，“问题在于，这样做对吗？”她曾供职于俄亥俄州甘比亚（Gambier）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和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的路易克拉克大学（Lewis & Clark College），担任这两所高校的招生办公室负责人。

德拉哈蒂说，这种偏向男生的平权行动已成为“高校圈的一个肮脏小秘密”，在许多性别比例失衡的私立大学，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做法，只是它们不会公开承认罢了。

“很遗憾，我们没有让这个问题公之于众，所以我们也未着手去解决。”她说。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本科生中的女生占比为60%，去年该校男生的录取率比女生高出七个百分点。该校负责招生策略和创新的副校长助理杰西卡·金·格雷格蒂（Jessica King Geregthy）说，每名学生都必须满足贝勒大学的入学标准才能入学。但她指出，学校在设置班级时也会考虑一些变量之间的平衡，其中就包括性别因素。

格雷格蒂说，她发现，相比起男生，女生更关注自己的大学申请进度，比如她们会反复查看成绩单是否已送达学校。她说，几年前贝勒大学组织过一场“母子交流活动”，希望高中男孩能继续步入大学校园。

格雷格蒂说，校方向参与活动的母亲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之一是：“在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们，我们需要你们跟孩子谈谈你们当年申请大学时提交高中成绩单的事。”

加州的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不能考量种族和性别因素。2020年秋季学期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本科生中的男生占比从2013年秋季学期时的45%降至41%。而同期该校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增加了近3000人。增加的这3000人中，十分之九都是女性。

“我们并不认为男性申请者的竞争力比女性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务长约兰德·科普兰德-摩根（Youlonda Copeland-Morgan）说，但男性申请者的数量不如女性多。

美国大学里的性别差距是普遍存在的，跨越了种族、地理和经济背景。佩尔研究所的莫特森说，白人男性曾是美国高校里的主要群体，如今就入学人数而言，他们基本已不再具有统计学上的优势。

佩尔研究所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做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出身贫寒及来自工人家庭的白人男性，其大学入学率要低于拥有同等经济背景的非裔、拉美裔及亚裔年轻男性。

大学招生顾问德拉哈蒂说，没有哪所高校愿意在性别政治的聚光灯下解决这个问题。她说，人们对大学的

传统观念是，“男人挣的钱更多，他们担任的职位也更高，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他们从高中升入大学时拉他们一把呢？”

不过她也说，在这个问题上风险太高，不容忽视。“如果你关心我们的社会，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关心女性，那你同样也要关心男孩。如果受教育的男性和女性数量相当，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对女性来说也会更好。”

随著新冠疫情的爆发，这一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华尔街日报》的研究显示，2021年春季入学的学生人数比2019年春季时减少了近70万人，这部分减少的人中78%是男生。

2020年至2021学年男生入学人数下滑最厉害的是两年制社区院校。家庭经济状况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疫情期间由于学校停课，数百万女性被迫离职在家照顾子女。马萨诸塞州弗雷明翰州立大学（Framingham State University）“高校规划协作”（College Planning Collaborative）项目执行董事科琳·科菲（Colleen Coffey）说，许多女性不得已向儿子求助，于是一些年轻男子选择辍学去工作。“高校规划协作”项目旨在减少学生的辍学率。

“这些男孩们觉得，他们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来帮助整个家庭。”科菲说。

至于有多少人会在疫情结束后返回学校，答案还是未知数。

## 前途迷茫

放眼整个职业生涯，美国大学毕业生要比仅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多挣100多万美元，而且如今，不仅大部分专业岗位、技术工种和有影响力的职位需要大学文凭，许多普通的工作也少不了大学文凭。

然而与过去几代人相比，一路飞涨的教育成本增加了“读大学”的风险，那些从事低薪职业以及中途辍学的学生可能因此背负他们无力偿还的学生贷款。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指出，教育过程中还有一些致人分心的因素和障碍会对男孩和年轻男性产生更大影响，包括电子游戏、色情内容、愈加严重的父爱缺失、对男孩躁动症的过度诊断以及相关药物的使用。

美国各地接受采访的男性说，他们之所以辍学或是没有报名读大学，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学文凭产生的价值与他们在此期间付出的精力和金钱无法匹配。许多人都说，他们想高中一毕业就去挣钱。

今年6月，18岁的丹尼尔·布里尔斯（Daniel Briles）从明尼苏达州黑斯廷斯高中（Hastings High School）毕业了，高三时他就决定不去念大学，尽管他的GPA成绩达到3.5，还从当地一家退伍军人组织那里拿到了2500美元的大学奖学金。

他在景观规划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大约可以挣500美元。他说，他是个音乐人，平常通过在流媒体上创作和销售音乐也会有些收入，而且他还投资了加密货币。布里尔斯的父母都念过大学，他们希望他最终会提交入学申请。但布里尔斯说，到目前为止，父母还没能说服自己。

“要是我以后想当医生或是律师，那肯定需要一个正式文凭。但现在除了这些职业，还有很多机会。”布里尔斯说，“有些机会是学校里得不到的，比起拿学位，这些机会要有前途得多。”

许多从大学辍学的年轻男性都说，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心，但还是选择了退学，而且当时他们心里还没有任何计划。“我想说我感觉有点懵。”23岁的杰伊·威尔斯（Jay Wells）说，他在俄亥俄州迪法恩斯学院（Defiance College）上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如今他和母亲住在一起，在托莱多（Toledo）找了一份帮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送苏打水的工作，时薪20美元。

“我在等待一些指引，让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说。

19岁的杰克·巴塞洛缪（Jack Bartholomew）疫情期间开始在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读大一，当时是在网上上课。他说最初几周，课程材料让他感到困惑，他变得很沮丧。最终他选择了退学。“我不知道今后要做什么。”他说，“我感到迷茫。”

巴塞洛缪的父母和姐姐都拥有大学学位。他高中时是一个不错的学生，对平面设计很感兴趣。但他说，在二楼的卧室里上网课时，想到自己花的那些钱，他觉得这些入门课程似乎毫无意义。

而今，他在俄亥俄州佩里斯堡（Perrysburg）一处离家不远的亚马逊（Amazon）仓库从事装箱打包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时薪15.50美元。巴塞洛缪说，这不是一份长期工作，可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说，“至少在我看来，读大学似乎是你在美国可以选择的唯一合理道路。”他说，但现在，这成了常人无法承受的负担，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学业层面上说，都是如此。

## 明日领袖

在工业、金融、政治和娱乐业，高层职位大部分由男性把持。在教育界，大部分拥有终身教职的人也都是男性，不仅如此，大多数美国高校的管理者也是男性。然而，女大学生的表现却比男生更加优秀。

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校校长是一名男性，近三分之二的校董也都是男性。但该校文理学院去年的优秀毕业生中，女性占到了大约八成。

每一年，佛蒙特州几乎每所高中都会有一名女生获得佛蒙特大学一项重要奖学金的提名。该校负责招生管理的教务长杰伊·雅各布斯（Jay Jacobs）说，大部分提名人选都是女生。这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倒是希望有更多男生入选。”雅各布斯博士说，但男孩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升学率都不如女孩，在佛蒙特州和全美都是如此。

而已经入读大学的年轻男性的表现也不及女同学。在佛蒙特大学本科生中，四年后拿到毕业证的男生约55%，相比之下，女生的这一比例为70%。“我看到很多男孩子，他们这四年就是在喝啤酒、吸大麻、到处闲逛，就为了混一个文凭。”卢克·韦斯（Luke Weiss）说，他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是佛蒙特大学联谊会Pi Kappa Alpha的主席。

美国女学生能有今天的成绩，受益于几十年前建立的一套帮扶体系，女性在大学校园难以立足的那段时期，这套体系一直在发挥作用。全美各地的学校共设有500多个女生中心。大部分中心都会组织社团，帮助女生踏上成功之路。

年轻女性似乎热衷于担任领导角色，根据美国学生会协会（American Student Government Association）执行董事W·H·奥克森丁二世（W.H. “Butch” Oxendine, Jr.）的数据，2019至2020学年期间，约有59%的学生会主席是女性，而学生会副主席中的女性比例更是达到74%。

“在所有类型的高校中，尤其是两年制院校，也包括四年制公立和私立高校，女性在学生会执委会中都占据著主导地位。”奥克森丁说。

青年成就美国（Junior Achievement USA）高级副总裁埃德·格罗霍尔斯基（Ed Grocholski）说，对许多青年男性而言，由于缺乏指导和反智主义的影响，再加上愈加相信大学文凭无法带来回报，他们顿足不前。青年成就美国每年覆盖大约500万名学生，教授有关职业发展路径以及金融和创业领域的学问。

“在我看来，他们心中缺乏希望。”格罗霍尔斯基说。

尽管如此，年轻男性很少获得帮助，原因之一在于学校另有扶持重点，那便是历史背景下入学人数整体偏低的学生群体。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教育学院教育领导力与政策分析系主任杰兰多·杰克逊（Jerlando Jackson）说，一直以来，很少有高校愿意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解决男生表现不佳的问题，因为这可能给白人男性带来好处，从而有可能被人指责是在帮助历史上享受过最大教育优势的群体。

“从国家层面说，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来帮助那些自认为需要帮助的白人男性。”杰克逊博士说，“在一个某些白人男性群体被忽视的时代，这是个难题。”

佛蒙特大学心理健康辅导员、男生外联协调员基思·E·史密斯 (Keith E. Smith) 说，2006年他来这里工作时发现，同样是受毒品和酒精影响，男生更有可能得为自己造成的麻烦承担后果，而且这种可能性要比女生大得多。

2008年，史密斯提议成立一家男生帮扶中心，帮助男生提升表现。他说，这个提议随后招致了女性的批评，她们质问，“你为什么还要为校园里最具特权的人群提供更多资源？”

史密斯说，后来资金没能获批，筹建中心的努力也化为了泡影。

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拥有全美为数不多的一家高校男生帮扶中心，男生们在这里可以获得身心健康方面的帮助。“在困难面前，男性不需要自己硬扛。”该中心预防服务负责人克里·弗雷齐 (Kerry Frazee) 说，“没有人能完全只靠自己。”

英文原文：[A Generation of American Men Give Up on College: 'I Just Feel Lost'](#)